

孙春平 著

岳母大人

龙石血雾

老师本是解惑人

乱季

怕羞的木头

叹息医巫间

怕羞的木头



主编 孟繁华

布老虎中篇小说系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 老 虎 中 篇 书 系

怕羞的木头

孙春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孙春平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怕羞的木头 / 孙春平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布老虎中篇小说系)

ISBN 7-5313-2991-3

I. 怕… II. 孙…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1803 号

怕羞的木头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 王 玲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 //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x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47 千字

印张 10.125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1-84791863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另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绝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



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躊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一方面，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

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仍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社会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





0

0

1

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

目 录

岳母大人.....	001
龙石血雾	056
乱季	115
怕羞的木头	173
叹息医巫间	217
老师本是解惑人	269

岳母大人

1 我们家的早点是油条、豆浆，外加两个小咸菜，婚前婚后，几十年没变，还在买油条需要粮票的年月，这个习惯就养成了。买油条的活计也基本一直归我。我这人不会睡懒觉，起得早，起来后还要出去跑几圈，回来时顺脚就把油条买了，没费啥事，还落得一家人高兴，连邻居们都夸我勤快。我这人特别乐意听人夸。

买了几十年早点，却只有一天早晨的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早晨，我跑步回来，又站在油条摊前排队，眼看快轮到我了，突然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姨站到我前面来，对我说，我家里有点急事，加个楔儿行不行？我扭头看了看身后的几个人，说只要大家没意见，你老就先买吧。身后的人便说，啥行不行的，都界毗邻右地住着，谁还不兴有点急事，买吧买吧。大姨低头看看放油条的大簸箕，又问我，你得买几根？我说，十根。家里老爸老妈还有妹妹，每人两根，那年我二十八，光棍一个，正是狠吃的年龄，一个顶俩，其余的四根便都是我的。大姨就对卖油条的说，给这小子留下十根，剩下的都给我装上。我看看簸箕，去了我的十根，还有十几根的样子。我想，这位大姨家不是人多能吃，就是来了客人，便对她说，你老可够了买，我再等一会儿。大姨说，有了多吃，没有少吃，早饭还不就是垫补垫补，够了够了，这就谢谢你啦。说话间，卖油条的姑娘已将大姨的油条裹扎好，放在条案上。那大姨却



1

1

1

不走，站在旁边翻钱数粮票，直待姑娘将我的也裹扎好放在条案上时，她才拿起油条走了。我交过钱和粮票，拿起案上的油条时，才发觉分量不对，十根在手，久成习惯，手便是秤了，眼见是刚才那位大姨一时慌急，把我的十根拿走了。我急跑几步追过去，喊大姨大姨你拿错了。大姨住步，笑了，说你看我，只想着家里有人等着吃饭上班，就顾三不顾四了。没想就在我和她交换时，她一时脱手，竟将我的那十根掉在了地上，更没想到的是，她还陡然变了脸色，毫不客气地责怪我：

“你这年轻人，咋这么毛手毛脚的！”

我一时火起，真想张口回敬她两句，可两眼望定她已多有皱纹的脸，又觉她有点像我的母亲，不光年纪像，神情更像，这个年纪的女人过日子的心都很精细，她是在心疼油条呢。再说，不远处有那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一个大小伙子和家庭妇女当街计较这种事，是不是也有点那个。这么一想，我便忍住心头的火气，弯腰把油条捡起来，说：

“大姨你快走吧，反正这是我的了。”

她却不走，仍不依不饶地说：“都沾了土了，还咋吃？连干净埋汰你也不懂啊？”

我说：“裹着纸呢，沾土的也是少数，我把埋汰的地方揪扔掉，自个儿少吃两口就是了。你老快走吧，家里人还等着你呢。”

大姨扭头就走了，连句客气话都没说。我站在那里揪扔油条上沾土的地方，几个眼见了这一幕的人过来安慰我，说这蛮老娘们儿，咋这么不讲理！还有人问我，你不认识她吧？我摇头。有认识的便说，她是居委会干部，说上句说惯了，惯出毛病了，换了我，哼！

更让我万没想到的是，只几天后，我就和这位蛮不讲理的大姨再次见面了，而且见面的地点是在我女朋友吴晓燕的家里。只那么一照面，我就惊怔了，惊愕自己险些陷入一口“阴



谋”之阱，惊怔之后便暗自庆幸，那天多亏我心情好，压住了心头的火气，不然，怕是连这个家门都休想迈进了，更其严重的可能怕是连一生的美满与幸福都要丢掉了。

我这么说，怕是傻子也看出来了，这位大姨就是吴晓燕的母亲，我后来的岳母大人。

那时我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有师傅在中间搭桥介绍，便和三车间的吴晓燕交了朋友。那个年月虽说特别强调晚婚，可我二十八，晓燕二十五，昨晚婚也够了年龄。有了几次单独的秘密接触，我便提出是否可把彼此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以后就可光明正大地来往了。晓燕说，这事得让我妈点头，她要是没相中你，咱俩登了记她也能把咱们搅黄了。我说这都啥年月了，你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晓燕说，我妈你不知道，就那脾气，等以后有机会我慢慢跟你说。我问，那你爸呢？晓燕说，只要是家里的事，不管大小，他一概不管，都听我妈的。我又问，那咱俩的事，你跟没跟你妈说过呀？晓燕说，能没说的吗，我妈说等些日子再说，心急吃不得好豆腐。

我只好耐下心来等着吃好豆腐。能不能吃上好豆腐的关键环节是点卤水。点卤水的日子被安排在星期天，准确的时间是上午九点钟。我不无担心地对晓燕说，头一天登你家门，安排晚上多好，光天化日的，我手里多少还得提点见面礼，街坊邻居的谁看不见，要是你妈不同意，以后可让我咋整？晓燕撇嘴讥我，你个小样儿，还怕看啊？不去拉倒。我忙赔笑，说去，去，啥时去都行，专挑下雹子天去都行。晓燕说，那你就好好洗洗脸和手，多用点香胰子（香皂），再抹点雪花膏，别黑脸黑爪子大熊瞎子似的没个人样儿！

星期天的上午，我便去了，没敢完全准时，有意提前了五分钟。据说男赴女约，提前一点表示尊重；女赴男约，晚个三分五分体现矜持。什么逻辑，狗屁不狗屁？晓燕的父亲当时在



市里的一个局当局长，已住上了三室的楼房，家里还安了电话，尽管加上厕所（实际只是拉屎撒尿的地方，跟后来的卫生间洗手间完全不搭边）和厨房，也不过六十多平方米，但已很让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如进皇宫，艳羡得够钱了。听到敲门声，晓燕跑来开门，见了我，她又努鼻子又挤眼的，我往迎面敞开的卧室扫了一眼，立刻明白了她努鼻挤眼的含义，那间屋子很凌乱，一个中年妇女正拿着扫帚在收拾，我想那一定是晓燕的母亲了。

晓燕转身喊：“妈，秉强来了。”

她母亲转过身，我的惊怔就是在那一刻僵在了脸上。几天前那个早晨的一幕，马上闪现在我面前。“油条大姨”对我笑着：“不用介绍，我早认识了。坐吧坐吧。”

我却往哪里坐？这是一间极简陋也极杂乱的屋子，一张老式双人床，当年招待所普通客房随处可见的那种，两只叠擦在一起的老式衣箱，临窗还有一只也是老式的双人沙发。没有地方坐的原因是床上扔着一条还没铺展好的崭新床单，沙发似乎也想罩上一条新布罩，可布罩也胡乱地扔着，最抢眼的是不大的地心，竟满是尘土和纸团纸屑，原先的旧床单掀了起来，眼见那些脏东西是刚从床底下清扫出来的。未结婚的闺女女婿上门，老丈母娘这是要彻底清扫，连床底下都实行“三光”政策了。

晓燕见我手足无措的样子，先有些急了，埋怨她妈：“让人家往哪里坐嘛。我早说帮你收拾，就是不让。”

她妈便冷了脸，横了晓燕一眼：“少说没用的！我还没七老八十呢，我的屋子用得着你收拾？”又转脸对我笑，“别急别急，这就完。”

谁也想不到我未来的丈母娘“这就完”的手段竟是如此果断坚决立竿见影，她抓着笤帚，三下五除二，便将地心的脏物复又划拉回到床底下去，转身又去铺展沙发上的布罩，果然是



说时迟,那时快,也不过十几秒的时间,她就又一次让我坐了:

“坐吧坐吧,这回坐吧。早起我去市场上买点菜,碰上八号楼的他张婶,拉住我又唠叨和她儿媳妇你翻楞我一眼我戛戛你两句的破烂事,就回来晚了点。回家可别跟你妈说呀,买猪看圈,好像我闺女像她妈似的也邋邋遑遑(不利索,不干净)呢。”

晓燕撇了嘴:“我可不是猪,我也不卖。”

我将就着坐下来,心里却想象着晓燕的屋子会是什么样,又想到她家三室房子,听晓燕说两个哥哥结婚后都已出去单挑灶门过日子了,余下的那间屋子做什么?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未来的丈母娘也坐下来陪我唠嗑,她说:“还有那天早晨的事,回家也别跟你爸你妈说,那天是我故意做个扣儿,存心想试试你。你小伙子为人实诚,不占小便宜,还知老知少的懂个礼数,大姨我相中了,小伙子,不错。一会儿让晓燕陪你去看看她爸,晌午就留下吃饭,我都预备下了。往后你和晓燕好好处,我的闺女我知道,毛病不少,你扳不过她脖梗的地方就来家跟我说,我帮你打尖掐权修理她。”

晓燕撒娇:“妈,我都啥毛病呀?”

她妈说:“自个儿的毛病是啥都不知道,就是大毛病。那天早上我打眼儿一经事,就看出了你不如秉强,不如的地方老鼻子了,多了去啦。往后你少回家跟我诉委屈,说了我也不信,我打今儿起,心就偏着秉强啦,你遇事给我多听着秉强的。”

后来我知道岳母在居委会当了几十年干部,是做家庭妇女工作的高手,专能拆解那些鸡飞狗跳家长里短的麻团子疙瘩。过后回想我头一次登门岳母大人说下的这几句话,果然就了不得,表面上是粗啦啦地贬闺女夸姑爷,其实是顺手就把高帽子给我舒舒服服扣上了,过日子的小夹板也给我戴上了,咱就绑足了劲傻乎乎地往前拉吧,而且还一下就把我和她老人家的感情距离拉近了,立时就让我觉得心里热乎乎暖洋洋的。



又聊了一些家常嗑，准岳母便对晓燕说，陪秉强去看看你爸吧，让你爸也好好相相，就说我已经相中了。原来晓燕的父亲此时就端坐在那间紧闭房门的屋里看书，房门打开，登时让我又生一惊。先惊的是晓燕的父亲竟还是如此的年轻帅气，高高挑挑板板直直的身材，白白净净瘦瘦削削的方正脸，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琇琅框眼镜，乍看起来，也就四十刚过的样子，乍眼一看，比晓燕母亲年轻七八岁不止。我和晓燕结婚后，岳母跟我说话更无遮拦，有一次在饭桌上就说，你爸局里人到家里来，没少进门就问我你儿子在没在家的，我问你找我哪个儿子，来人说吴局长啊，我就哈哈笑，笑得来人直发傻。说这话时，晓燕和岳父都在桌上，岳父也不反驳辩争，只是用筷子当当地敲碗以示抗议。晓燕却要打抱不平，看看我，又看看她爸，说，妈，我表示强烈的抗议！岳母说，你愿抗议你抗议美国鬼子去，他为啥死搂着蒋介石不让咱解放台湾？我又没编谎说瞎话，不信就让你爸说，有没有这回事？岳父便再敲饭碗，只是敲得更响。岳母便哈哈大笑，我听得出来，那笑声里透着一言难尽的得意与骄傲。

①
②
③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插上几句描述一下我岳母的相貌啦。其实岳母长得并不丑，也不很老相，与她的实际年龄是很适应的。我讲了如上那些闲话，只是想反证一下我的岳父当年长得确实很年轻。其实就是到今日，和同龄的古稀老人们比起来，岳父也仍显得年轻许多。说到岳母大人的具体长相，大家可能都看过那部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剧里的那位刘大妈眼下还时常在电视上做做广告，我的岳母当年就极像她，只是比刘大妈略胖。

我的第二个惊讶是因为晓燕父亲的房间。以我刚刚目睹过她母亲房间后的主观臆测，她父亲的脏乱差只会更甚于她母亲，可事实恰恰完全相反。俭朴自是同样的俭朴，一张单人木



床，一张一面沉的木制写字桌，两把木椅，不同于衣箱的是靠墙角的衣柜，再多的便是一架书橱，但室内的干净整洁几乎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卧室。床上的床单是雪白的，铺展得不见一点皱折，刚刚熨烫过的一般，让人不敢轻易触碰；床头的被子是军营式叠放，棱是棱角是角，百分之百的豆腐块；写字桌上的几本书和杂志，也都放得整整齐齐。整个房间说一尘不染一点都不夸张，连窗玻璃都像是刚刚擦过。我不由又凝目多看了这位准岳父两眼，头发一丝不乱，旧衬衣也洗得透透落清清爽爽。晓燕小声对我说，我爸回家来，就是三件事，练书法，看书，听京戏。我这才注意到，写字桌上还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上面也苫了雪白的布罩。当时录音机还没进寻常百姓家，至于后来岳父的留声机换了三洋录音机，后来又添置了VCD，都是后话，不提。

准岳父和我握了手，然后就拉椅子坐在我斜对面，很首长地对我说：“听晓燕回来常夸你，她妈妈也说满意，你们以后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吧。”

我唯唯，只是点头，不知说什么好。蓦地，心里便大不恭地想，怪不得老公母俩是各居一室分开住的，这样的不般配不协调，可是怎么对付了几十年的呢？婚后有时我偶尔跟朋友们提及我的岳父岳母，常是这样简略形容，任人猜想：一百个男人和一百个女人站在面前，请你挑出一个最利整的男人，那一定就是我老丈人；请你再选出一个最邋遢的女人，那一定就是我老丈母娘了。

到了吃饭时，我的惊讶就又添了一分。待酒菜摆好，准岳父才推门出屋，手上还带出一只雪白小布袋，当着我的面打开，竟是一碗一勺一双筷，然后亲自拿到水龙头下冲洗一番，从容摆在自己面前。晓燕注意到了我的惊异，小声告诉我，我爸吃饭都是自备碗筷，他的房间和用的衣物也都是自己料理，



第 七 章

0

0

7

我们谁也伸不上手的。我小声问，几十年一贯制呀？晓燕点头，反正从我懂事起就是如此。我又问，你爸当过兵吧？晓燕说，你看出来了呀？仍在灶上忙活的准岳母显然猜出了我们在嘀咕什么，探头出来大声说，往后你们过日子，可别长那些娇毛！准岳父听了，只是淡然一笑，也不反驳什么。倒是晓燕怕父亲端坐桌前太过肃然，提醒说，爸，你说点什么吧。准岳父便又一笑，说，那就快赏我口饭吃吧。我和晓燕都笑了，这是那一天我从他口里听到的唯一一句带点玩笑色彩的话。

我看出来了，在这个家里，晓燕的爸爸是皇上，妈妈是总理大臣，皇上是自甘放权的甩手自在王，大臣却是统管一切的独裁者，但劳心劳力都是她。和晓燕结婚后，我才知也不尽然，比如她们家的财政管理方式，就别出心裁，一万户里也难再找出相同第二份。她爸爸每月将伙食支出及一应房水电费等一笔交到她妈妈手上，其余的开销则采取特需特请、一款一支的办法，比如我上门认亲，这天的招待费用就是她爸爸特批的一笔，不含在日常开销中。我对晓燕戏谑说，我看你们家的那个招法挺好，咱也他山之石一把，好不好？晓燕说，你咋个意思吧？我听不懂你的撰词（zhuai 上声 故意地咬文嚼字）。我说，你把每月的工资都交给我，我也给你个一用一批。晓燕呸了我一口，说做梦去吧你，你是我爸呀？我是我妈呀？我问你爸怎么了？你妈又怎么了？晓燕说，我爸在部队时就是管后勤军需的，管出经验了，也管上瘾头了。我妈手脚大，不会细水长流，我爸怕把钱都交到我妈手里一月过不到头。后来我慢慢品，晓燕所言不谬，果然如此。真是国有国情，家有家情，各村都有许多高招，雷同不得的。



0

0

S

2

晚上我回到家里，自然要把这一天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都细致地报告给已焦虑地等了一天的老父老母。我先讲了那件买油条被暗中检测的事，我妈说，你这老丈母娘可是个能耐人，有心有计的，日后你跟晓燕过日子，可得加些小心，真要碰鼻子磕脸的，晓燕你摆布得了，她妈可够你搪挡一阵了。我说，啥能耐人，看她住的那间屋子，也不怪连晓燕她爸都不愿跟她在一起住。我便又讲了晓燕她妈屋子里的脏乱差和她妈咋收拾屋子。我妈听了大感惊异不信，接着便也说出了“买猪看圈”的话，说你不是瞎编派吧？不上班的老娘们儿还不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她要真那样，咱可得再悠着点看看，闺女随娘样，你一辈子要是也摊上个这样的媳妇，还让妈三天两头地帮你收拾屋子呀？一听这话，我就有些后悔不该啥都照本实发，妈真要在这事上从中打横，岂不要误了我的好事，便忙说，还有人说女儿随父亲的遗传基因多呢，要说起晓燕她爸的干净劲，你更不信了。我妈问，那你看晓燕到底随谁？我说，随她爸，也随她妈，两合水，比她爸差，比她妈强。我妈想了想，便点头，说要照这么说还差不多，真要全随了她爸的矫情，那日子怕也不好往下过。接着便摇头感叹，这两口子，一辈子可咋对付的呢，都凑到一家门里去了！



当年我家住的是平房，只两间，一间住爸妈，另一间归妹妹，我则鼠儿似的蜗居在挨着东房山压盖的小偏厦里。结婚时，我把小偏厦彻底抹抹糊糊，便做了我们的新房，这实在有点太委屈了从煤气、水电、取暖一应俱全的楼房里搬过来的晓燕。一年后，晓燕生下女儿猫月子时，正赶上冬天，爸妈说，你们带孩子住上屋来吧，我们搬偏厦里去住。晓燕不同意，说老人们要是冻出个好歹，咱俩可好说不好听，让街坊邻居笑话。反正我在娘家的那间屋子还闲着，咱们就搬那儿去住吧，等孩子大点再回来。我还有些犹豫，说这事好吗？好像我是倒插门似的，再说你爸你妈能愿意让咱们去闹哄吗？晓燕说，只